

我是从维熙

从维熙〤著

走入冬季，我感到生命的充实。

也许是因为我走过的冬季太多太多、那条冰雪铺盖的路太远太远，我从冬季得到过厚爱之故，我偏爱一年四季中的冬天。

当代作家
自白系列

从维熙〤著



K825.6
CWX/1

●当代作家自白系列●

我 是 从 维 熙

从维熙 著

团 结 出 版 社

我是从维熙

——从维熙自白

● 从维熙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是从维熙：从维熙自白/从维熙著。—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8

(当代作家自白系列)

ISBN 7-80130-052-1

I. 我… II. 从… III. 从维熙-回忆录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2245 号

装帧设计 邓中和

责任编辑 唐得阳

2M30/12

团结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河北衡水冀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6 年 9 月 (大 32 开) 第一版 199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230 千字 印张：10.75 印数：20000 插页：2

ISBN7-80130-052-1/K · 33

定价：17.00 元

Q.12号书

烟 圈……

——代 序

某晚在写字台前苦耕。笔停，吸烟未停；见烟圈飘拂于面，用嘴吹之，久久不散。灵感叩门，当即提笔涂抹成诗；不曾想到，此诗竟成为我的历史档案……

它像画图的圆规

一圈一圈

在我面腮上进行雕刻

于是

蜘蛛在我脸上爬行结网

人生的暮秋开始亲吻我的前额

它像运动场上的跑道

一环一环

没有路标也没有车辙

于是

在二十年的马拉松跋涉中

我是金牌冠军但又被打入“另册”

它又酷似一盘古老的石磨

转呵转呵
青春伴着明眸一块磨合
于是
红豆死了梦里的相思
磨盘碎了我童贞的性格

也许，它更像一座岁月的钟核
分针秒针叉开如剪
随着时分秒针的无数次重合
于是
我便再也没有了奶腥气味的乳毛
老君炉里又修炼出一个不是猴儿的“行者”

它最像戴过的“白铁手镯”
圆圆圆圆
锁住了我对民族的一腔血热
于是
我冷冻成历史的一尊冰雕
塑成的是一匹在方格格里蹒行的老駒

目 录

烟圈.....

——代序 (1)

青少年时代剪影两幅

指甲草

——我的孩提岁月

1. 我的梦中常出现的，是菜园井台边的一簇簇指甲草。 (1)
2. 明明我是个小子，乳名却叫“丫头”。 (3)
3. 童年的情、童年的爱，是世界上最纯真的。 (6)
4. 大人总有应付孩子的办法，我和小芹再次入瓮。 (8)
5. 小芹不再喊我的小名，却叫：“小哥，你想我了吗？” (12)

最初的冬季

——我的青少年时代

1. 青年时代，我喜欢听列宁喜欢的那首俄罗斯民歌。 (14)
2. 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最初敌不过爷爷踏雪咏诗给我的熏陶。 (16)
3. 初次约会，我竟带了同班同学去会姑娘 (18)
4. 在北平二中读书，我成了

- 全年级绝无仅有的留级生。 (20)
5. 玉米粥泼在母亲身上，也泼进了我的心里。 (22)
6. 在通师附中，我深藏于心的文学秉赋
得到了诱发。 (28)
7. 在那年多雪的冬季，我发表了我的处女作。 (32)
8. 1960 年阴霾的冬季，我和妻子
一块被送劳动教养。 (34)

风雪驿路十二章

灵肉之裸

——风雪驿路回眸之一 (39)

泪眸

——风雪驿路回眸之二 (42)

脚的记忆

——风雪驿路回眸之三 (49)

被异化的白天鹅

——风雪驿路回眸之四 (51)

大难不死

——风雪驿路回眸之五 (54)

“天堂”童话

——风雪驿路回眸之六 (60)

风标

——风雪驿路回眸之七 (64)

寄往“方城门”的情简

——风雪驿路回眸之八 (69)

与贼同醉

——风雪驿路回眸之九 (78)

龟驮碑

——风雪驿路回眸之十	(84)
四月雪	
——风雪驿路回眸之十一	(91)
伞的故事	
——风雪驿路回眸之十二	(125)

文学梦呓八弦

艺术悲情

——文学梦呓之一	(169)
文学不是安琪儿	
——文学梦呓之二	(171)
假如有悔	
——文学梦呓之三	(173)
无法抗拒的裂变	
——文学梦呓之四	(177)
难忘那十米小屋	
——文学梦呓之五	(178)
“帆”与“礁”	
——文学梦呓之六	(181)
尧都驿	
——文学梦呓之七	(187)
第一次飞天	
——文学梦呓之八	(195)

生活感悟十六知

九曲回肠

——生活悟知之一	(198)
----------	-------

梦魇

——生活悟知之二 (204)

读人与读己

——生活悟知之三 (207)

感谢生活

——生活悟知之四 (211)

观绿

——生活悟知之五 (213)

观雨

——生活悟知之六 (216)

蟹趣

——生活悟知之七 (219)

无言的湖

——生活悟知之八 (223)

墙上的那片落叶

——生活悟知之九 (225)

假凤虚凰者戒

——生活悟知之十 (227)

夏日独白

——生活悟知之十一 (229)

“布尔巴”的遗憾

——生活悟知之十二 (231)

流氓与“流氓文学”

——生活悟知之十三 (233)

有感于“文官杀人”

——生活悟知之十四 (235)

想起了修女与骡骑兵的故事

——生活悟知之十五 (237)

“第十万零一个”为什么
——生活悟知之十六 (240)

文人与酒五题

1. 茅台觅醉 (242)
2. 酒威 (252)
3. 酒魔 (253)
4. 酒塘 (255)
5. 对酒当歌 (257)

文友文心九弹

1. 飘渺的钟声
——文寄李锐 (262)
2. 钻探生命
——文寄陈染 (264)
3. 魂去来兮
——文寄张贤亮 (267)
4. 血凝的诗碑
——读赵玄的《红月亮》 (272)
5. 对黑土地的苦恋
——评刘恒的《伏曦伏曦》 (275)
6. 羁运始自一面缘
——邂逅洪禹平 (278)
7. 在生活中淬火
——山崎丰子的印象 (284)
8. 遍地菊黄
——文祭冯牧 (295)

9. 超越死亡
——文祭夏衍 (297)

自我画像六描

- 透視命运
——自我画像一描 (301)
我的生活情趣
——自我画像二描 (305)
冬韵
——自我画像三描 (307)
又见紫玉兰
——自我画像四描 (309)
猫学老虎一回
——自我画像五描 (311)
我与九只“九头鸟”
——自我画像六描 (314)

悲歌一曲

- 黄昏恋斜阳
——献给母亲的秋歌 (324)

青少年时代剪影两幅

指甲草

——我的孩提岁月

1. 我的梦中常出现的，是菜园井台边的一簇簇指甲草。

你有梦幻吗？

是银色的蒲公英？是七彩的肥皂泡？还是……

我的梦中常常出现的，是菜园井台边的一簇簇指甲草。有时，它绿绿的茎秆伸长了身子，一下子变成了节节高的芝麻树；那指甲草上的嫣红花儿，幻化成芝麻树上的蓝花花。

还有一只只比指甲盖大不了许多的小白蝴蝶，翅膀一一张一合地飞落到花心上。小蜜蜂也常常来凑趣，挤在小白蝴蝶翅膀下边，傻头傻脑地往花心里钻。

“它们在吃奶哩！”

“奶头在哪？”

“嗯？”她睁大眼睛，蹲在指甲草旁边，双手托腮仔细地端详着。

“说呀！咋不见娘的奶头？”

“不是吃奶。”她晃晃两根小辫。

“那它们在干啥哩？”我也紧盯着那只小蜜蜂——它的头已经扎到花瓣当中去了，黄肚肚上有一圈一圈的黑色花纹，就像小芹爷爷挂在前院铅丝上的一条条毛驴肚带。

“呆会儿问我爷爷吧！”

小芹把手指头吮在嘴里，她一定还在想着娘有乳头。

当时，我和她都还在嫩红嘴圈刚离开乳头一两年的年纪。世界上的江河湖海、日月星辰，对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偶然，在闷热的夏夜坐在大院乘凉时，小芹爷爷用破了边的破蒲扇，指点着躺在星斗中间的一条白道道，告诉我俩那白道道叫天银河，天银河两旁的一颗眨眼星星叫织女，河那边的另颗眨眼星星叫牛郎。我和小芹顺着破蒲扇的方向望去，直到脖子都酸涩难耐了，还是不知小芹的爷爷究竟说的是哪颗星星，更不知牛郎和织女之间有什么关系。尽管小芹爷爷讲了天上七月七搭鹊桥的事儿，我和她还是不明白牛郎织女为啥要走到一块去，为啥他们相会那天，老天爷一准要下雨……

不过我们对于在月亮上捣药的兔儿爷，倒是充满兴味，常常仰着小脑袋，在一轮圆月中寻找那只兔儿爷的踪迹。之所以如此，因为小芹爷爷在菜园旁边一间棚栏里，养着一群黑兔白兔，还在几间高大的瓦房屋檐下养了几十只“咕噜咕噜”鸣叫着的鸽子。他是个皮匠，在鞣牛皮、羊皮的过程中，鸽屎、兔粪是最上等的发热酵母。我和小芹对悬挂在墙上的马鞍、缰绳、牲口套具以及红缨穗的大皮鞭子，虽然也感到新奇，但远不及对那群兔子和鸽子的兴趣。

我俩常从菜园里拔些野草和摘些白菜叶给兔子吃。兔儿吃着，我们从栅栏缝里往里瞅着，同时数着数儿：一只、两只、三只……

不知为啥，总是数不清，最后难免打开嘴仗：

“18只！”

“21只！”她声音又尖又细。

“你数的不对！”

“你才不对呢！”

“我对！”

“我对！”

最后，总是以我的声音被她压了下去，才宣告“战争”结束。

2. 明明我是个小子，乳名却叫“丫头”。

小芹长得胖乎乎的，那张脸儿圆得像涂上颜色的皮球。她又爱生气，一噘嘴，皮球就变成了尖嘴红石榴。我呢？母亲告诉我，说我生下来不久，曾经得过一场瘟疫病，留下瘦弱的骨架，和细脖子上顶着的一个硕大的脑壳。明明我是个小子，乳名却叫“丫头”，据说这是为了好活，故意起下的名字。但“丫头”名字的背后，糅进了祝福健康的母性的绝对忠诚，其内核深藏着男儿命重的深切意义。

小芹对我的“丫头”名儿，摇头晃脑：“明明你是个小子，干啥……”

我对于性别还处于朦胧状态，不以为然地回答说：“叫‘丫头’，叫‘小子’，不都一样？”

“不一样。”

“咋不一样？”

“那回，你娘给你在大瓦盆里洗澡，我看见了你的小鸡鸡！”

“你没有？”

“我没有。”

“真的？”

“真的。”

她怕我不信，蹲在地上撒尿。我毫无羞涩地弯下腰看着。

很不巧，这时小芹的罗锅子奶奶，到菜园来摘黄瓜，发现我正撅着屁股看啥东西，一拽就把我拉了个跟斗，没有牙齿的瘪嘴巴，嘟囔着：“这个小王八羔子，你咋不学好！我去告诉你娘，抠出你的一双眼珠子！”

冤枉！我实不知平日像笑面佛一样的罗锅子奶奶，为啥要把我扯得倒在地上，因而委屈得两眼冒出了泪花。抽泣中，又听得“叭叭”两声，我移开抹泪的手背一看，罗锅子奶奶在打小芹的屁股蛋子。她一边打小孙女的屁股，一边着了魔般地骂道：“小不要脸的，树还有层皮呢！呆会儿我去告诉你爷爷，让他用驴皮鞭梢抽烂了你的屁股！”

小芹哇地哭出了声。

“走！跟我回家去。”

小芹哭喊着：“不，我还看兔子哩！”

“你不走，我打死你。”罗锅子奶奶佝偻着腰，高高地扬起干瘪的五指，可巴掌却没有落下来。

“不走！不走！偏不！”小芹扭动着身子，像是惊蛰雷震出土来的蚯蚓，“你打吧！你打死我，我也不走。”

罗锅子奶奶放下手中的摘黄瓜用的柳篮儿，眼珠子重新转向了我。我如同受了雷击似的，呆傻地望了她一眼，扭头便撒了鸭子……

我的家是从离县城二十多里的一个小小山村，搬到城关来的。

我是一个大家族中的小不点，爷爷是个清代末年榜上有名的文秀才，两个叔叔一个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中文，一个叔叔管理家政。我爸爸从天津南洋工学院毕业后，抗日战争爆发，先是参加了学生的南京抗日请愿，后随“国民政府”到了山城重庆。我的三姑、四姑当时都是在县城简易师范上学，准备当孩子王。我母亲和我两个婶婶，则是大字识不了两斗的文化女盲。我父亲是祖父的长子，我是祖父的长孙，除了母亲，爷爷是最疼爱我的。

至于我家为什么迁移到城关，我年幼无心，从来没有问过。每到月底，长工头瘸子大爷和小马叔叔，从农村赶着大车来城关送粮。高粱、小米、白薯……一年四季，唯独很难吃到大粘和白面——这是冀东一带小土地主的经济状况。

小芹一家——李氏皮铺是小小手工业的制皮作坊，门面房三间，专卖牲口套具。前院通后院有个二门，由于兵荒马乱，二门前边常年竖起着高粱桔捆儿，把二门遮挡得严严实实，这是小芹爷爷防止大兵去后院号房，骚扰家宅的障目法宝。后院的三门之外，是一片开阔的菜园，那儿有一台弯把子辘轳井，夏天菜园子一片滴青流翠。小芹她爸，既帮助老头儿缝制车马用品，还学来拧这架辘轳把，把绞上来一柳罐一柳罐的井水，倒进菜畦垅沟。

小芹家是我们的房主。我们是她家的房客。

两家和睦得像一家人，可是平日喜眉笑目夸奖我的罗锅子奶奶，这天却对我咋咋唬唬，我真是一肚子委屈。所以钻出高粱桔遮挡着的二门，我便跑到屋里向母亲诉冤。

母亲正在灶膛房烧火，我向她陈述说：“娘！罗锅子奶奶骂人，还扯了我个跟斗。你瞧，这一身泥！”

母亲漫不经心地说：“别扯谎了！”